甲

鍾伯敬先生評選

唐宋八大家文選

翻刻必究

金閶貽經堂藏板

叙唐宋八大家文選

文章若與時高下墳典丘索邈不可追尚矣嗣則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大哉日月之經天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而亘古如新也繼三代者
秦漢談文者亦首秦漢豈
非以其雄渾爽邁不失大
方軌物耶秦漢以降至六
朝而氣漸索俳偶成風競

煙雲月露爲奇譬如靚服濃華齲齒宜顰豈不姸媚終非淡掃蛾眉朝至尊者也然則文章信與時高下乎將唐宋後遂無文章乎

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從來
無漫漫不旦之長夜也時
原不終下文亦不與時俱
下也爰是文起八代之衰
者出而纖趨駢耦之習頓

改若柳若曾若歐陽若王接踵嗣興至三蘇而赤幟樹於一門誰謂唐宋無文章也者大抵有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文而惟大者

爲杰出大不在詞章而在
氣局大不在工緻而在神
情刁調播而萬竅皆號與
吹管成籟者自迴條風暢
而葩卉甲拆與剪綵爲花

者不倅透入則敲骨打髓
層層鑽研躍出則開拳見
掌了了洞徹逐委尋源靡
不詳悉敘述處也旁引曲
譬不涉模稜辨難時也寒

谷回春九原生色褒賞及也逼身汗下朽骨猶慚剌譏加也他他如揚眉吐氣抒其慷慨唏噓欲絶寫其悲悼嘻笑怒罵寓其詼諧或

空中樓閣公孫舞劍或飄雪迴風湍奔矢往或寒煙古木蒼狗白衣種種奇觀變現百出總之行乎當行止乎不得不止不作小言

詹詹則何唐宋之非秦漢靡不奕奕千古矣鹿門先生曾彙有唐宋八大家文鈔非去秦漢而取唐宋也見寓內無時無文章亦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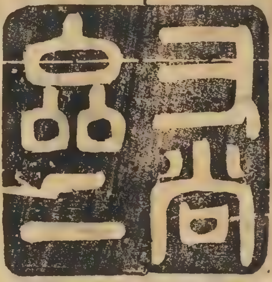
其大而大之也尒簡帙浩
繁不便後學有志者方欲
量加裁汰幸伯敬鍾先生
先得我心玄杓汪生爲之
挍讐以付剞劂來丐叙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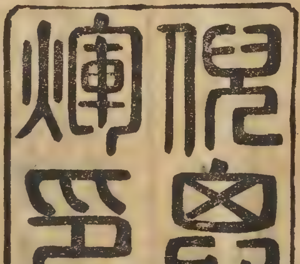
予予何知姑論八家之所
以大者偕天下共游於大
方不必歎古今之不相及
云

天都祁閶倪思輝題於

又尚齋歲次壬申旹屆

仲夏哉生明





八大家序

昔新安氏有云歐蘇不如韓韓不如先秦兩漢而文章幾與時爲高下矣余爲之下一轉語云有歐蘇而

後有韓有韓而後有先秦
兩漢何也自秦漢迄今千
有餘年藉無韓柳諸公遞
興何異昧谷餞日之後暘
谷賓日之前無燭代明祇

令暮夜晦冥羣態並作耳
然則宋之歐蘇諸君子其
韓柳之功臣而唐之韓柳
其秦與漢之肖嗣乎請申
其義自秦付灰漢任馬而

唐之文遂以不振矣昌黎以隻手砥柱其間一時仰之者不啻山斗今試讀原道諸篇即令與子輿氏較功無不可論者乃僅以佛

骨一表爲昌黎重何刻也宗元繼昌黎而起所著誌記銘頌無不登作者之堂而闖其奧果然文字宗工顧後之學者獨推其梓人

槖駝等傳又以其依附伍
文併欲抹倒其如椽之筆
誤矣再傳至宋天啓斯文
廬陵公偶從隋州故家覆
瓿中得韓公愈書喜而讀

之其所爲本記平正通達
且用以變苗軋之習而返
之正於是學士大夫爭信
爲今之昌黎其有功於學
者豈淺鮮也蘇家父子生

鍾間氣凡有書奏輒動人
主奇才之嘆至送以御前
金蓮之燭爲翰苑榮施觀
其文眞有行乎不得不行
止乎不得不止者文至此

蔑以加矣又有南豐曾子
爲一代良史如王金陵之
在宋也雖以執拗見譏然
其制作獨以結構剪裁擅
長千古特有眉蘇伯仲在

未免見壓耳不然而海內文章之譽久矣屬之半山先生矣是數君者如八音異奏然清濁高下統號完聲如八駿互馳然左右疾

徐均爲逸足何也文不譚
玄虛譚倫常詞不修俶詭
修澹雅師不宗六法宗鄒
魯事不證三昧證經史如
是而天下之文章莫大乎

是矣然卷帙浩繁見者或驚爲河漢而向來所選拔者又不免以掛漏貽譏此鹿門先生所以有八大家文鈔之刻也夫先生一代

文宗其所遴選原無容置
議但大方之選古文詞也
法宜從寬而初學之讀古
文詞也數宜從簡緣此於
公餘之暇細爲讐校挑取

其羽翼聖經裨補時務者若干首彙成一集而顏其面曰八大家選以付之梓葢醍醐之美更事參調誰人不喜咀其味紈綺之麗

復窮繪繡何人不樂被其華今所選八大家之文具在儻後之來逼者果能師韓之橫學柳之幽法歐之婉麗倣蘇之奇宕併摹曾

之深湛王之矜嚴於以振
起衰弊煥發英華佑成我
聖天子一代維新之治如
此而於鹿門先生點定苦
心庶乎其不負即余不佞

亦且自詫其收汰之功

景陵鍾惺伯敬題

鍾惺之印

伯敬氏

刻八大家選引

謂文有定則乎曰否曾見斲輪者之必踐墨得免者之必守株也謂文無定則乎曰否曾見連城之可碔砆奪明月之可魚目混結綠之可燕石襲也蓋無定

者其機軸有定者其品局機軸萬變而不窮如雲蒸霞燦或火或綿或奇峰而總成天之文如泉流浩瀚或龍鱗或霧縠或奔濤溯湃而總成風行水上之文如玄黃黼黻之不一其色庭實

圭璧之不一其物登降擎跽之不一其儀而總成獻酬交錯之文故善用虛善用實實也虛也而總妙其用不容以相訾可以方可以圓圓也方也而總任其裁不容以相非左氏葩而奇南

華玄而玄離騷幽而奇國策雄
而奇太史憤而奇孟堅整而奇
葩也玄也幽也雄也憤也整也
而總歸於奇不見其相左要之
各成一家而止要惟響奏黃鍾
不作嘈嘈嘔啞之鳴而止此大

方所以登詞壇一定而不容易
者也予觀八大家之文韓以雄
邁勝柳以峻峭勝歐以婉逸勝
曾以典雅勝老蘇以縱橫勝王
以遒緊勝大小蘇以踈爽飄宕
勝各抒心得各運靈腕不作挨

門傍臼想而一軌于大方政以
無定之機軸成一定之品局者
唐宋來傳世已久經生家間浮
而慕之而高閣置之者亦不乏
葢茹菽粟者不知菽粟之甘被
布帛者幾忘布帛之燠反不若

以艱深之語文淺陋之說者之
足以駭人聽聞也自鹿門先生
彙集評定而奧妙始若揭而醒
又得伯敬先生刪汰更加品隲
而後學益知所趨赴以故愚之
不敏亦幸窺一班焉欣出私裁

僭加評釋雖時有似於效顰不免於附贅大要取掖後進非必樹幟爭馳也僭耶妄耶一任罪我我其甘之

新安後學汪應魁題

凡例

一是集顓祖鹿門先生文鈔間有文鈔所未備者闌入數首非敢碔砆混玉實屬滄海遺珠

一坊間文集取簡要便讀者不免割裂删改殊失全篇氣局是集雖欲汰煩就簡原不接木移花凡屬額中一皆完璧

一圈點等項亦祖鹿門先生然彼務精嚴此務寛奬要令一展刮目自然三復醉心

一紛紛註釋詳處似多贅冗畧處又失掛漏然

生平管見。一任闕文傳疑覺世婆心。敢嫌諄切從事。

一評論多方採輯。源流或恐失真。要俾文中奧妙。抉剔靡遺。非必泥何說出自何氏也。末附私裁。亦本成見。幸厠述者之列。已覺歉然。必登作者之壇。非所願也。

玄杓汪氏識

錄鹿門先生文鈔論例暨諸公譚藪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至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荆公則又別出一調。當細繹之。序記書則韓文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 鹿門先生

韓柳文多相似。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

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羅大經先生

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鹿門先生

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公爲最。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裁剪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特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蘇氏兄弟。文才踈爽

豪蕩處多。而結構裁剪四字。非其所長。鹿門先生

予覽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不嫌于複蘇氏則本戰國策縱橫以來之旨。故其論直而鬯。而多踔逸遒宕之勢。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畎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語曰同工而異曲。學者須自得之。鹿門先生

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皆文章之傑然

者。金履祥先生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横說竪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羅大經先生

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朱晦翁文公

曾南豐之文。大較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法。自足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其光焰或不外爍也。故於當時稍爲蘇氏兄弟所掩。獨朱

晦翁亟稱之歷數百年而王道思始知讀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飲金莖露也。鹿門先生

玄杓汪氏彙

唐宋八大家文選目錄

卷一

論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中庸論上　蘇軾

中庸論下　蘇軾

本論　歐陽修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書論 蘇洵

樂論 蘇洵

春秋論 蘇洵

春秋論 歐陽修

史論 蘇洵

卷二

論

明論 蘇洵

爲君難論 歐陽修

、思治論　蘇軾
任相論　蘇洵
封建論　柳宗元
養士論　蘇軾
縱囚論　歐陽修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武王論　蘇軾
平王論　蘇軾
、魯隱公論上　蘇軾

魯隱公論下　蘇軾
秦始皇論　蘇軾
高祖論　蘇洵
梁武帝論　蘇轍

卷三

論

諍臣論　韓愈
諫論上　蘇洵
諫論下　蘇洵

大臣論上　蘇軾
大臣論下　蘇軾
守道論　柳宗元
史官助賞罰論　蘇轍
伊尹論　蘇軾
伯夷論　王安石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卷四

論

老子論 上下 蘇轍
老子 王安石
管仲論 蘇洵
續楚語論 屈建 蘇軾
荀卿論 蘇軾
孫武論 前後 蘇軾
扶蘇論 蘇軾
項籍論 蘇洵
范增論 蘇軾

、留侯論　蘇軾
、賈誼論　蘇軾
、鼂錯論　蘇軾
狄仁傑論　蘇轍
卷五
論
唐論　蘇轍
六國論　蘇洵
六國論　蘇轍

三國論　蘇轍
正統論　蘇軾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北狄論　蘇軾
御將論　蘇洵
攻守論　蘇洵
心術論　蘇洵

卷六

論

觀過知仁論　蘇軾
原過　王安石
原毀　韓愈
朋黨論　歐陽修
辯姦論　蘇洵

議

禘祫議　韓愈
復讐議　韓愈
駁復讐議　柳宗元

晉文公守原議 柳宗元
講官議 曾鞏

辨

諱辨 韓愈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卷七

策

制科策 蘇軾
君術四 蘇轍

審勢　蘇洵

遠慮　蘇洵

廣士　蘇洵

卷八

策

、臣事策　蘇轍

民政策六　蘇轍

民政策九　蘇轍

策畧　蘇軾

蓄財用　蘇軾
倡勇敢　蘇軾
定軍制　蘇軾
練軍實　蘇軾
教戰守　蘇軾

卷九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上仁宗皇帝書　王安石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卷十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蘇轍
再上皇帝書 蘇軾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蘇轍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卷十一

表

論佛骨表　韓愈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疏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代滕甫辨謗乞郡疏　蘇軾

劄子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論賈昌期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論軍中選將劄子 歐陽修
辨舉王鞏劄子 蘇軾
乞挍正陸贄奏議劄子 蘇軾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曾鞏

狀

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諫買燈狀　蘇軾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卷十二

書

上余青州書　蘇洵

上富丞相書　蘇洵
復上宰相書　韓愈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上曾丞相書　蘇軾
上歐陽内翰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蘇洵
上王長安書　蘇洵
上范司諫書　柳宗元

上梅直講書　蘇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曾鞏
上郎侍郎書　王安石
上田正言書　王安石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軾

卷十三

書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應科目與時人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與崔羣書　韓愈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與崔立之書　韓　愈
與衛中行書　韓　愈
重答張籍書　韓　愈
爲人求薦書　韓　愈
與李翺書　韓　愈
、答李翺書　韓　愈
答李秀才書　韓　愈

卷十四

書啓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答元饒論政理書 柳宗元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與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答周巢書 柳宗元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宗元

卷十五

序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送區生冊序　韓愈

送王秀才序　韓愈
贈張童子序　韓愈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序　韓愈
送徐皞下第序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廖道士序　韓愈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鄭尚書序　韓愈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贈崔復州序　韓愈
送許郢州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柳宗元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送徐無黨序　歐陽修

送田秀才序　歐陽修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黎安二子序　曾鞏

卷十六

序

鄆州溪堂詩序　韓愈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蘇子美文集序　歐陽修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删正黃庭經序　歐陽修

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六一居士序　蘇軾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新序目錄序　曾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鞏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靈谷詩序 王安石
序棊 柳宗元
章望之字序 歐陽修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卷十七

題後

書梅聖俞詩藳後 歐陽修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張中丞傳後 韓愈

讀荀子　韓愈

讀李翺文　歐陽修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書韓魏公黃州詩序　蘇軾

書東臯子傳後　蘇軾

書孟德傳後　蘇軾

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族譜引　蘇洵

卷十八

記

新修滕王閣記　韓　愈

燕喜亭記　韓　愈

河南府同官記　韓　愈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愈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愈

畫記　韓　愈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小茅亭記　柳宗元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鈷鉧潭西山小丘記　柳宗元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宗元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遊黃溪記　柳宗元

袁家渴記　柳宗元
永興龍興寺東丘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仁宗御書飛白記　歐陽修
吉州學記　歐陽修

卷十九

記

晝錦堂記　歐陽修

王彦章畫像記　歐陽修
許氏南園記　歐陽修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有美堂記　歐陽修
峴山亭記　歐陽修
画舫齋記　歐陽修

菱谿石記　歐陽修
樊侯廟災記　歐陽修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木假山記　蘇洵
仁宗飛白御書記　蘇軾
醉白堂記　蘇軾
葢公堂記　蘇軾
王君寶繪堂記　蘇軾

超然臺記　蘇軾

放鶴亭記　蘇軾

思堂記　蘇軾

淮陰矦廟記　蘇軾

卷二十

記

大悲閣記　蘇軾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四菩薩閣記　蘇　軾
傳神記　蘇　軾
喜雨亭記　蘇　軾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　轍
待月軒記　蘇　轍
宜黃縣學記　曾　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清心亭記　曾鞏鞏
擬峴臺記　曾　鞏

墨池記　曾鞏
君子齋記　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芝閣記　王安石
慈谿縣學記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卷二十一

傳

何蕃傳　韓愈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毛穎傳　韓愈
梓人傳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五代史一行傳　歐陽修
五代史伶官傳　歐陽修
五代史宦者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周德威傳	歐陽修
萬石君羅文傳	蘇軾

賦

秋聲賦	歐陽修
憎蒼蠅賦	歐陽修
黃楊樹子賦	歐陽修
鳴蟬賦	歐陽修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卷二十二

說

師說　韓愈

雜說一　二　三　韓愈

捕蛇者說　柳宗元

車說贈楊誨之　柳宗元

黔之驢　柳宗元

仲兄文甫字說　蘇洵

稼說　蘇軾

解

進學解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釋言　韓愈

頌

伯夷頌　韓愈

藥頌　蘇軾

銘

塗山銘　柳宗元
三槐堂銘　蘇軾
德威堂銘　蘇軾

贊

郭忠恕畫贊　蘇軾

卷二十三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對禹問　韓愈

晉問　柳宗元
鄠人對　韓愈
愚溪對　柳宗元
推命對　王安石

文

送窮文　韓愈
乞巧文　柳宗元

祭文

潮州祭神文　韓愈

祭田横文　韓　愈
祭柳子厚文　韓　愈
祭十二郎文　韓　愈
祭鱷魚文　韓　愈
祭呂衡州温文　柳宗元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祭范潁州文　王安石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哀詞
歐陽生哀詞　韓愈
獨孤申叔哀詞　韓愈
卷二十四
廟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愈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箕子碑 柳宗元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宗元
李太白碑 蘇軾
功德碑
、平淮西碑 韓愈
曹成王碑 韓
表忠觀碑 蘇軾

墓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軾

墓碣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韓愈
故御史周君碣　柳宗元

墓表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王評事墓誌銘　韓愈

蔡君山墓誌銘　歐陽修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臨川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目錄終

釋仁義道德朗徹

數句是一篇之律蓋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據此立論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一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原論

原道

韓　愈

冒

博愛之謂仁。句五字行而宜之之謂義。句七字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句八字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聞之

挈一篇主意

句法錯落

德有凶有吉。此所以謂之虛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忽着此譬。怵褱偷閑。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老莊書大意如此。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命根。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句。黃老于漢。四字句。佛于晉宋

從異端衍此六句頓挫

又將老佛兩段翻出波瀾

魏隋齊梁之間。句十字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于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孟子說逃墨必歸于楊。今變歸爲入字。○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於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點出四字作主小束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宕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六段古今相比變換不重

農工商三句緊兜上古今四句迅雷不及掩耳

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
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又作一小束　餘音嫋嫋
之好怪也。不求其端而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又一重束
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　古之時。人之害
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

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于人。非佛老可及。

爲之君。爲

有條有理

二字一句中下十七箇爲之字句法文勢不覺重疊且六轉換

說聖人實功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一清淨寂四字

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强梗（轉）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

文妙

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峰疊巒如驚濤巨浪讀

三段緊接上
古今字反正錯綜
照應絲毫不紊如鏡花水月

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轉得便故無
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
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見佛老之反於聖人
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反覆作波瀾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
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七
字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

句長短變化

以感歎鎖滐洄生色

入帝王代古之字

就上喻中生出回顧其雜

七字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三字章法令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又見佛老之及於聖人處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健而有力意外意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此下又是破其清淨無爲之說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又突入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引佛而攻擊之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

遷處乃天巧

有爲二字復破上清淨寂滅四字

以孔子代古之引証有力

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鎖）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五段）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謂正心而誠意
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吃緊痛快

抱前發揮下面

承上起下一篇筋脉

又複説應前作尾

好句法。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商賈此二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

包大學之旨

[illegible]是再收應[illegible]并吾所[illegible]一段關[illegible]

此一句合二句爲一句。連下九箇其字。變是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字法。廟焉而人鬼饗。字法。句。曰斯道也。何道也。道字包德字。故曰原道。文有收拾關鎖。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只此一句收拾。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承上幾句有力是一篇精神

議論已完又生一轉作餘波

出主意只有盡而意無窮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灘。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完了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又一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孔子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孔子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主意又見于此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
出禮運　結得尤有力。

林次崖曰。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言摹放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垂世立教之文。

錢豐山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奥舒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為

文。神詭萬狀。出有入無。震蕩天地。則
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茅鹿門曰。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是以眩人若一下折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昌明正大經世弘辭不敢以文言贊其美
此玉所從身佛服之文也

分別性情了了

列三品五性七情脈絡相生

原性

韓愈

按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源之理學者考焉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

自具其三

句法錯落絕似考工

從七情見三品

引孟與荀楊言性以証三品

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次闕其二已者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

斷三子以破其說之偏

引性惡者

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二與字如字讀。猶言及也。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曰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于楊。故號楊食我

引性善者

引性可善可惡混者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耳。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字。見國語。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

總斷三子

轉移三品之術見三子之論可破

末結佛老見其言性屬異端一格去

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逾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按此篇之言過荀楊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曰性之

本善。惟以或善或惡。由其稟氣之不同論。爲未盡耳。

孫月峰曰。三品之說。于理雖未純。格奇詞駿証據確。然讀之大是長人才辨

鍾伯敬曰。孟氏沒後。至于周程出。而性之旨復明。昌黎猶未見其的。特按三家之說而折衷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層

起句便醒人

說透千古門外漢

說得盡情

中庸論上

蘇軾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

是坡公所獨得處

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

見一書大綱領

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

出誠明二字爲一篇眼目

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

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

以樂貼誠以知貼明是善生發處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

樂知兩段是承上起下法

樂知互爲主奇理

引此爲上樂之知之二項証印

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繇以求誠者

又生一意

抽前一句作收而又從孔子觀禮學易以作議論

此後翻案語却甚確

也。君子之爲學。愼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

今俗學看孔子太高故看門弟子太低孔門弟子豈低於今俗學耶

學問有歸着處

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張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繇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透　一反愈醒

鍾伯敬曰。只是將聖賢言語句句說得有用。

汪玄杓曰。談理發程朱之未有。微言妙緒。蓋

然。

隱微曲折如入深山幽谷中讀之數十過愈

覺其委婉愈讀愈不能已文字之妙如是

句着題

忽入禮字奇然說來妙合

中庸論中　蘇軾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繇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

有議論

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

一喩中六意而四轉折

說合禮與本縈然

議論編珠貫玉

使人深思只在字句虛處

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

此禮樂合一之旨

何等筆勢

結前二句莫若以明

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繇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彊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

應首段明字兩文以隱字襯明字是相生不絕之法

至易二字正是明字樣子

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

首出誠字到末應之是常山蛇一擊首尾皆應

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之。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楊升菴曰。篇中總發前所未發。而意實一貫前篇以大學論語發明。此以孟子發明處見得。

鍾伯敬曰。經之爲言常也。對曲字反說。看出極直。寫來極曲。此又文章之妙。然有

此筆下之曲。乃能寫得胸中之直。

汪玄杓曰。健如霜鶻。快如風鷂。

方字含下文修本意

以去疾之道喻去異端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虚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

引入、問、户、處

且、比、喻

釋迦生于周定王時與孔子老聃並出此可見三教一天地之一大刼處

槩上下兩扇詳言得失之

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此是正當議論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

如論冒承

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

此一申上三代王政則佛無由入意

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

由與前兩相應

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畆。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敎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敎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

數個因字順字勸誘字即所謂使自得之也發明之代之敎甚有步驟

兩次下然猶懼其云云見防民之周誘民之篤所以民不暇乎其他而佛无自入

即民不暇乎其他之意

制。飾之物釆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缺則佛始入中國

治具不備防民不周有以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議論却好）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結上扇）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應前王政闕禮樂廢而後佛至）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中國之說）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敎民之具。相次

有倡而驅之者

見佛法至是始盛

豈但當時王公大人今之時更有甚焉

此殘句止是承上起下着方處即前所云未知其方者乃發下修本之說

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

暗指昌黎輩

轉

此句兜得切

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趣畏怯然而聞有道

此一篇主意歸根之言引證得好

此一段亦是引證

到此始露禮樂爲勝佛之本意即收拾上文古人文字如此輕快

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前後六個勝字相應

王鳳洲曰。佛所以入中國者。由王道之衰而歐公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是也。然達磨以下。彼固有本性超卓處。能驅天下聰明頴悟之士而宗其教云。修其

本以勝之。恐非區區禮文之習所能勝也。聖人在上。斯道大明。天下方家諭户曉於聖人之教。而佛敎有不自息者乎。

鍾伯敬曰。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世發來。正大卓越。凌厲千古。東坡嘗謂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駃騠。合二篇觀之。足以識二公之梗槩矣。

汪玄杓曰。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弊。而終之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之論。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虛氣實一喻。尤爲對症之藥。

與呂黎原道共是光明俊偉之篇而茲復爲析宜人

直架平鋪中自有老蘇風味
下面段段發明甚難不廢四字意
把成敗得失合散平平說去文勢甚跌宕細看來又似以成敗得失喚起合散意以題有苟合字而借客形主法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

空處波瀾

看他俱是空中行全不着脚手

意思疊換筆端滚滚

看他鋪敘處如擺布陣勢部伍井然不亂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四比

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

甚難　不廢　始之甚難　終之易廢　填　暗含受之以貴意

填入格眼本屬時論却能披經傳事情化腐爲新

有頓挫有開闔

娶妾者不必告廟以妾之

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不靡）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甚難）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不靡）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甚難）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

分卑不同于娶妻之義也

反跌以點題

肯綮在此四字下引藉用

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遊嬉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

不厭

甚難

不厭

始之不難

得此揔挈便齊整

終之易癈

白茅又爲此四字之証

直至結尾說破

接去渾然

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楊升菴曰。魏了翁謂此論是處人倫之常。若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何人斯之爲友。皆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予謂

東坡論乃虔始之道。魏鶴山論乃厚終之規。惟虔始故能厚終。

茅鹿門曰。時論之冠。○中間君臣等四比。填入格眼。本屬時論。却能按經傳事情。化腐爲新。舉子輩得此法。可以横截四海。

鍾伯敬曰。苟可以爲而止一語。商韓一輩人自禍禍人。其學問作用全在此。每爲老蘇看破。說得索然。○文氣多從潛

夫論衡中來。

汪玄杓曰。易以責坎噬嗑。而此論發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苟合之弊。故聖人制爲之禮以飾其合。逐隊引事。來歷經典。尤深得易之旨。誰謂文士非明經之儒耶。

片言居要

出權字

見後世相承不可無聖人

筆端新活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此首段爲冒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舜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

以三代忠質文之興尚言風俗之變

文法瀟亮至點喻處尤見逸思

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質忠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

以舜禹湯文得天下之異言風俗之變

之無王者也。此段提唐虞夏商周之變。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册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巳以

有頓挫

托言處亦奇

是武成章心事

固之也。此段敘唐虞夏之授受。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此段敘商之伐夏。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此段敘武王之伐紂

數音朔

照處如常山
蛇首動尾應

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此段兼商周而帶及伊尹周公之異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此總收法

程篁墩曰。此篇奇處在借聖人立言。駕空生議。筆法流快。

羅一峰曰。正意只在腹中兩故。及後三段。而

文更有次第。其前一頭。後一尾。虛發
更得首尾相應之妙。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立語抽講法）（難易兩字）

（括盡通篇下分晰之）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解出始難字）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

（如此三疊時論家利器）

（一句未了又生一句矢口而發靡不中節）

筆抉如龍幻不可測

看他播弄筆意

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小結束）解出易行字。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小結束）解出易字。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

出權字

筆意空群

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堇即鴆頭也喻必死意甚痛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

緩緩說到樂處

覌天地之間而得其神之機

收入正意

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 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䃌䃌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從雷之用說入藥上。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雨日風喻禮。以形用。曰雷者。以雷喻樂。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末結以中段死生勞逸之說有關鍵有意味

楊升菴曰。禮非窮而後有樂。然一段議論。一篇章法。員轉徤逸。熟之最利塲屋。

王龍谿曰。轉拆開闔。已見妙手。至勢洶湃。尤若長江萬里。且論樂以輔禮之不及。却又精鑿不磨。

一事問答纏綿到底以公私二字作主以天子之權與魯作主意

位與道字又是對眼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立兩柱貫立一總一篇．公私二字是主．位之所在。此下應接得緊．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關鎖好．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上意．而春秋自此開說賞人之功。赦人之罪。二句是賞．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三句是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

看他辨難看他解釋看他鑿空立論看他行文一節高一節

見得權之重處

法。惟其意。此收得緊處。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此結盡辭窮。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此說賞罰又生一意。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僣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僣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自周之衰也至此是第一

又○翻

正不盡說出

譬喻的確

代爲夫子春秋辨曰

畧露猶未說盡

辨。言夫子不唯是非人。且賞罰人。曰此畧解上意再難起。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此三句是第一解。言賞罰亦無妨。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難二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至此論難似已窮。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我非君也至此是第二辨。言賞罰非不得行。曰夫子之作春秋也。方入本意救轉。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說破

安頓不自與與○後相應

六經以權作占而此云賞罰之權在魯得孔子作春秋本意

魯作之也。二解。○到此方明說與魯。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全在此段。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此是先得人意。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一篇根本在下面。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上面甚有力。若不如此承接。如何稱得上面。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夫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二解。言賞罰縱是真。亦是魯賞罰人也。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至此方盡說
出與魯之意
乃一篇正意

此五句是第三辨。言賞罰之權安可與魯。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說得意出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閉係卅敘

天子之權在周至此。是第三解。就魯使周公事說出與魯之意。

此第四辨

然則假

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想

用此一段方見前意不虛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此二句是第五辨言何不遂與齊晉）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說齊桓破）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兩句鎖上段）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爲今之

將無作有

引兩事見非周公私意

天下無周公故至此。總鎖前二段。是故以天子之權
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眞是論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
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
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
斷得倒
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
有雙煞
固。明以與魯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至此。是第五解。言齊晉之心不可與。惟魯心存王室。獨可與意。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
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

公私二字收拾得好且甚生活

起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

見夫子作春秋所以爲當

將數與字翻出亂僭散三字而終之曰

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承接有力）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　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

後之春秋亂耶偕耶散耶何等光燄

春秋亂耶偕耶散耶。

呂東萊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而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謝疊山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緊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

胡思泉曰。此論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

完又起後辨。既後辨。又起別解。一似庖丁解牛。讀者須細心體會之自得。

吳獻臣曰。位之權得以賞罰。道之權不過是非。夫子有其道。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焉。所以託於春秋。春秋爲魯史。與魯以假天子之權也。所以與魯者。魯爲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天子之權也。

王槐野曰。此論有臺閣氣象。

姜鳳阿曰。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爲春秋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之作春秋至明以與魯也一段。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讀之。

茅鹿門曰。此文自謝枋得氏録之以爲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爲千年絕論。

予竊謂老蘇于論六經處。並以强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斥。特其行文嫋嫋百折。似屬烟波耳。

老泉筆力之厚於二蘇觀春秋論更爲可見

首段如論目

三子之說不攻自破就中

春秋論下

歐陽修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左傳謂趙穿弒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

輒字侮字俱破的

兩疑其詞左右攔說

應前冒頭春秋用法不是轉身

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數閑詰雙有鋒）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此申上非春秋意也句）無辜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

此段則將幸免疑似字面辨說

又左右攔說無逃避處就中果有果無字是

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果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

辨駁足破千古之疑

至此方說出立意

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復中非春秋意一句意）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復中非春秋）傳也（意之一句意）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

此段亦得理尤勝以父病進藥事來說是欲帶說許世子弑君之事

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未（此辨許止弑君事）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

此辨許止弑君事更洗發辨析

字字的切安得此不可移易之句

此合說趙盾許止事而歸結之

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曷爲書

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

要難他十分服須是舉十分顯處令他無可措詞

此明三子所傳不可盡信

滋結移易不動與秦誓同

知其不討賊而書薨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有此一証總折办得倒

李文叔曰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

公學春秋于胡瑗孫明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

呂東萊曰。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諍臣相類。排斥之詞。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敎他無逃處。此前數段可見。

林茂貞曰。歐公之論直以弑君之罪坐盾。大綱上儘見得。但不曾說得所以然處出。必若胡傳之說。始足以服其心。此處見得歐公平生。只是作文上用心。

先儒窮理之功所以爲大也。然文字有法度。有氣勢。有精采。後學熟讀。于制義大有補云。

論史法甚當

提起有整裘挈領之勢

史論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

第一段應隱而彰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秦伐韓，軍于閼與。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否。頗曰：道遠險狹，難救。奢曰：其道遠狹，猶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復立六國後，張良言其不可者八。

通篇分段立論大類策體識見精華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文帝問周勃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不知汗出沾背）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舒之議曰匈奴非可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如是則胡馬不窺于長城矣）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

第二段應直而寬

十過一過一功十之論最得遷固褒貶大都君子待天下以忠厚長者理亦如此胡安國所謂春秋之法善善長惡惡短也

看得透

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第三段應篇而明

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筆法相駁雜清徹似穀梁

褒會見尊周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胡安國曰、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正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干已爲長、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槖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

越自亡吳以前未及入中国會盟故春秋不書

托言處又換文法妙妙

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敗吳在黃父之後因事屬辭之意見矣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第四段應固之表

微而切

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

考究精熟

論史法處甚當

老泉讀史直是看到精細處故往往得古人肯綮先儒謂王莽僞僭得固之筆而益嚴得老泉之論而益

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精研）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覩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

頭信夫

所謂兼道與法而時得仲尼遺意者

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褒遷固之史有歸宿

其爲春秋繼句正與篇首時得仲尼遺意句相照應故曰遷史繼獲

楊升菴曰老泉以史才自負且漢唐三百年無其人意在駕韓又自言曰遷固之

雄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故此篇叙
遷固之得處却勘破。
王鳳洲曰。此篇論班馬二史。有道與法立四
項意。下各據事分段應。詳核精嚴。有
策體。
茅鹿門曰。分段議論体。古人讀史刻畫如此。

卷之一終